

魔椅

卡林地·傅里杰士著



新文藝出版社

2364

卡林地·傅里杰士

魔

椅

史春芳譯

新文藝出版社版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匈牙利杰出的幽默作家卡林地·傅里杰士的一个独幕剧，一九五六年在我國放映的同名电影即是根据本書改編拍攝的。

本書通过一个天才發明家的有趣的故事，揭露了匈牙利旧社会中上層人物的假冒伪善、卑鄙無耻，鞭撻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墮落。

Karinthy Frigyes
The Magic Chair

魔 椅

卡林地·傅里杰士著
史 春 芳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287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8/9 續頁 1 字數 17,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价(7)0.12元

AG 80/07



卡林地·傅里杰士

統一書號：10078 · 1287

定價：0.12 元

人物 部長。

州次長。

山陀尔·色夫——作家。

卡尔拉依——專利局局長。

帕尔塔——州次長夫人。

达維德——隨員。

馬尔斯——另一隨員。

凡尔达——医生。

搬运夫。

天才。

景 州次長的辦公室，台右、台左、中間各有一門，壁爐在左邊。

時間 下午，繼續到黃昏時分。

达維德 （走進來，拉起百叶窗，讓午後的陽光射進來，在寫字台前收拾文件）

馬尔斯 （从左邊進來）他又來了。

达維德 誰來了？

馬尔斯 那個發明家。

达維德 該死的东西！你怎么不告訴他，現在不是辦公的時間？

馬尔斯 他說他想進來。

达維德 你沒告訴他，次長今天不來嗎？

馬尔斯 我当然說了，可是他說他要等着嘛。

达維德 要是次長不來，他可是白等了。

馬尔斯 不見得，他不至于白等的，無論如何次長是要來的。

达維德 当然，他要來的。

馬尔斯 那么，怎么办呢？

达維德 但是次長來并不是为了他呀，好吧！叫他進來，我來開導開導他。

馬尔斯 （对着候見室大喊）喂！……教授……進來吧，快点……（下）

天才 （上，面貌奇特，頭髮和鬍子都很長，神色老是焦急不安，兩只熾热的眼睛炯炯有光）您好！

达維德 您好，教授。唔，有什么事嗎？

天才 今天次長在嗎？

达維德 不，他不在。

天才 你以为他会來嗎？

达維德 不会，他在維也納。

天才 嗯。那么專利局局長呢……他也許在吧。

达維德 你找他有什么事呢？

天才 我想跟他談談。

达維德 关于什么？

天才 关于一件專利的事。

达維德 那不行，关于这一类事情，他不接見的。

天才 那么，來申請專利的人，由誰接見呢？

达維德 次長，可是他不在。

天才 （变得更激动）哼，我很知道，这位次長是不会接見我的，我已經來過十次了。第一次，是在我發明了恒动机的时候，他拒絕見我。可是就在那时候，一个家伙獲得進見的机会，和他討論了加長妇女帽針的專利，他接見了他，我無意中聽到他們談得很親密。……第二次，是我發明一種可以飛到月球上去的飛機，他拒絕見我。他却接見了斯皮茲^①先生，那個發明夜光痰盂，使人即使在黑暗中也知道向哪兒吐痰的人。（吐痰）啊！……最后一次是昨天，我像一个瘋子似地跑到這兒，因為我發明了一種自動機，獲得了永恒生命的答案……他不接見我。然而，一個叫做比爾捷爾的人却被他接見了。他發明了一種指甲銼，用這種指甲銼，人們可以把自己的指甲銼出花邊來……

达維德 （点点头）我知道那件事，現在正在鄭重其事地討論它哪。

天才 嗯，你知道么，現在我沒有任何發明。

达維德 好，難道你不明白，你已經發明了你自己了呀，哈！
哈！這個玩笑開得可不壞，是嗎？

天才 是的，請你到專利局長那兒去吧，告訴他有一位最近

^① 斯皮茲(Spitz):原文与“痰”的讀音相近。

跟他談過話的紳士在這兒——不是我。

達維德 你不是开玩笑吧？

天才 去吧，達維德，無論如何，這是我最后一次麻煩你，明天我就要動身到美國去了。

達維德 真的嗎？

天才 我可以發誓。

達維德 唔，好吧，……我去看看吧……（下）

天才 （他向四周飛快地掃了一眼，然後跑到門邊，用激動的悄悄的聲音）格呂恩叔叔！

搬運夫 （在門邊）唔？

天才 把它搬進來，快點……

搬運夫 （離開門邊，不一會拿了一把扶手椅進來，椅子上掛着許多電綫）

天才 （激動地）唔，對，快着點，等一會。（抓着椅子）這兒……

不，這個角落不行，（從底下看看四周的牆）插頭在哪兒？

呵哈……在這兒……幫幫忙……唔……這兒……（在

搬運夫的幫助下，他將椅子放在靠近壁爐的地方）等一會，扶

一下……（他很快的拿出鉗子，接好綫，校好螺絲）好，（他

把電綫接在椅子的底下，使它看不出，然後自己坐到椅子上）好

哇……都准备好了，我想准行，（他從椅子上跳起來）格呂

恩叔叔，你知道該怎麼說嗎？

搬運夫 當然知道……我就說我送來的這把椅子是次長定的。

天才 对啦！（给了他一些錢）你不認識我！懂嗎，你從來沒見過我。

搬運夫 當然。

天才 小心点——他們來了。喂——我們彼此並不認識啊。

（他向窗子跑去）

搬運夫 請，你不用管了。

達維德（從右邊進來）哪，我對你說他不在麼。

天才（哼着）唉……真是……糟糕……

達維德（看到了搬運夫）這是什么？你要干什么？

搬運夫 我是送次長定的椅子來的。

達維德（看着椅子）你確實知道是送到這兒來的嗎？

搬運夫（看看紙條）二樓……次長辦公室……

達維德 好，那就對了，留在這兒吧。

搬運夫 請你在這兒簽个字証明送到了。

達維德（簽字）行嗎？

搬運夫 再見！（從左邊下）

達維德（看着椅子）一把精巧的椅子。（他摸着椅子，看到了天才）喂……專利局長不在。

天才（假裝狼狽的樣子）呵……呵……他真的不在嗎？

達維德 他不在。

天才 你以為他會來嗎？

達維德 不，他在維也納。

天才 州次長也不來了嗎？

达維德 不來，我早就告訴过你了。

天才 他已离城了嗎？

达維德 是的，他已离开了。

天才 他明天也不來嗎？

达維德 也不來。

天才 唉。好，然而……呵！呵……我覺得奇怪，因为我看到他定了些家俱……（指着椅子）

达維德 这事我全不知道。

天才 （注視着椅子，好像才第一次看到）一把漂亮的椅子，……可是只是好看，却没有用处。

达維德 为什么沒有用呢？

天才 坐在里面不会太舒服。

达維德 （耸耸肩）为什么不舒服？（他坐到椅子上）坐在这兒是十分愉快的。

天才 （他就是等着这一下，他很快地跳到达維德的面前，精力饱满地）專利局長在嗎？

达維德 他当然在，正坐在他房里哩。

天才 他没有到維也納去嗎？

达維德 他要到維也納去干什么？

天才 （更加得意地）次長要來嗎？

达維德 当然罗！他要來的，五分鐘之內就会到这兒。

天才 （欠身）謝謝你，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旁白）很好！（揮舞着拳头）你总要得到报应的！（对达維德）告訴次長，

我祝福他万事如意！——我到美國去了。再見。（諷刺地一鞠躬，很快就下場了）

達維德 （站起來，揉着額頭）唔，哎呀……我剛才抽的那支雪茄是多麼凶呀。（揉揉眼睛）這個老家伙走了嗎？（四周看看）好，我們趕快把它收拾好吧。（繼續收拾）唔，這個老家伙臨走時說什麼來的？

卡爾拉依 （從左邊進來）次長還沒來嗎？

達維德 他馬上就要來了，先生。

卡爾拉依 嗯，好冷呀，生了爐子嗎？

達維德 剛生好，先生。

州次長 （自中門進，舉止傲慢，態度做作）天哪，多冷呀……（對着卡爾拉依）嘿，您好。

卡爾拉依 （卑躬屈膝，裝出快樂的樣子）您好，大人，多麼美好的晌午呵，大人。

州次長 就在主席說話的時候，我離開了。（對達維德）有什麼新聞嗎？有人來找我嗎？

達維德 椅子送來了，他們說是您定的，大人。

州次長 噢……那是……我並沒有定，我只是有天提了一下，要是……好，這把椅子不壞，可以留下。沒有別的人來嗎？

達維德 那個發明家也來過。

州次長 呵……是的……大天才……他對我有什麼要求？

達維德 他說他要到美國去了。

州次長 謝天謝地，他总算要离开了。

卡尔拉依 他也常常麻煩我。

州次長 我不是那种爱打击天才的人……可是他老在我处理重大事情的时候來麻煩我。

卡尔拉依 他簡直叫人無法容忍。足足一年來，我不断地向他解釋我沒有空。

州次長 我真不是那种人。

卡尔拉依 大人当然不是那种人。

州次長 無論如何他應該知道，近來我很忙，例如，关于那个合同……

卡尔拉依 呵，是的，鏗刀合同……美國合同……都是了不起的事情。

州次長 寫得不坏吧。你看过嗎？

卡尔拉依 呵……大人……那是我爱讀的文件。

州次長 你喜欢嗎？

卡尔拉依 天哪……我怎么說好哩……太好了。

州次長 我想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我們沒有白干。

卡尔拉依 大人，您放心好了，歷史將記載这一划时代的鏗刀的發明……將把它和其他偉大的發明家及他們的獎勵人一齐保存在档案里的……

州次長 啊，你太捧場啦。

卡尔拉依 (热烈的)我說的是事实，只是事实罢了。

州次長 你真的以为……人們会滿意我？

卡尔拉依（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大人——我坚决認為，在大人担任州次長的一年間，每一个誠实的人都会深信，虽然部長在过去五十年間，曾提升过很多有才能的人，把他們安排在最重要的职位上，（提高声音，穿过舞台，作着手势）但是，像您这样……像您这样……（坐進魔椅，热烈地）像你这样一匹空前的蠢驢，这样的使人討厭，在这兒还从未有过哩。

州次長（回轉身來，張口結舌，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說什么？

卡尔拉依（声音泰然，翹着腿，一般說來，不論誰坐在这把椅子上，只要他坐着，他說起話來就会安詳，容易而自然，沒有客套和裝模作样的声調，而是像一个人在和自己說話那样）喂，你为什么張着嘴站着，老家伙？即使你不張嘴，我也知道你長了一口坏牙。

州次長（喘不过气來）怎么着？这是什么意思呀？

卡尔拉依 老兄，你自己說吧，可是要老实——你还想活多久？

州次長（嚷起來）你太放肆了！先生。

卡尔拉依（他听了叫嚷，从椅子上跳起來）听候您的吩咐，大人！

州次長 你瘋了嗎？

卡尔拉依（驚慌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大人……怎么……出了什么事情？

州次長（慢慢地恢复了自制力，冷冷地說）我看你突然間神經錯亂起來了，可是，先生，你的行为仍旧不能加以原諒——而我——我知道我的責任，到你的房里去。

卡尔拉依（驚駭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明白，有人誹謗我了吧……

州次長（大声的）出去。

卡尔拉依（驚慌的，向門退去）

州次長（疲倦地往魔椅上一坐）这样的事……又从你的嘴里，卡尔拉依……我不懂……虽然我也知道，（恳求的）我知道我是头驢子……但是难道需要当面說明嗎？……你太不厚道了。

卡尔拉依 天呀！……（連連画着十字，心想州次長顯然是發瘋了）怎么了？我請你原諒，再見……（跑开了）

州次長（站起來，走來走去。自言自語地）聞所未聞……他一定是知道一些端倪了，也許他發瘋了吧？……（停住，然后繼續走來走去）我不懂。（魔椅旁边的桌上的電話响起來了）

州次長（站在電話机旁）喂……我是次長……喂……部長嗎？（打了一躬）您好，部長……請吩咐……呵，是的，当然……和美國人簽訂的指甲銼的專利合同……这种指甲銼可以把指甲銼出花邊來……喂……我看过沒有？我当然看过了……啊，部長，我怎么說哩……真是了不起！……什么！（躊躇着）啊，我当然注意到了，我怎么会沒有

呢？……很漂亮……至于推动，我知道，假使您親自做，那就最好了，部長……喂？……一般的說來，我很滿意……好，我請求向您彙報，部長……我不知怎麼說好……我想，我並非誇張，假使我這樣說，這個合同，雖然是你第一次起草，部長，可是……（他在椅子上坐下）可是……（他在椅子上坐下）它仍然是十分愚蠢的胡話，我從來沒讀過這類東西……喂……喂，而且你很知道，愚蠢的胡話——是的，愚蠢的胡話——是的，愚蠢的，愚蠢的“愚”，蠢豬的“蠢”……是的，是的，親愛的……我讀它的時候，連汗毛也豎起來啦……為什麼，我們將使得自己在美國出丑……而你还希望我在這樣東西上簽字。這種胡亂的東西？荒唐的東西？可怕的愚蠢呵……喂，喂……注意，老家伙，你的臉皮太厚啦……喂……這種東西用來做抹布都不够格……（站起來）抹掉這句句子？……呵，不，這是它里面最好的句子……喂……喂……什麼？電話斷了……喂……（等着，然後放下听筒，聳聳肩）嗯，好像他們挂斷電話了。

達維德（從右邊進來）山陀爾·色夫想進來，先生。

州次長 啊，好的，當然，當然，請他進來！

色夫（非常風雅、裝出瀟灑的樣子，卷着舌頭說r音。顯得疲倦，舉動故作）您好，親愛的拉裘斯……

州次長（伸出兩手）親愛的山陀爾，歡迎，我的詩人……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色夫 呵，没什么，我剛巧經過，于是順便進來了。我想，你可能一個人在這兒……這房子非常奇怪的盯着我。

州次長 呵，你這不朽的詩人。好，我獲得這次的訪問僅僅是出于你的一時的興致，請坐。

色夫 我不打擾你嗎？

州次長 呵，不，一點也不，我剛才正同部長大人談話哩。

色夫 你好像有點激動。（在寫字台前的椅上坐下）

州次長 是呀，剛才我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色夫 我偶然覺得，我們也可談談那件事……

州次長 你說什麼？

色夫 天呀！（敲着前額）到底爲了什麼，我這麼心不在焉，我覺得好像有一層綠色的幔子飄浮在我和天空之間。

州次長 唔，——後來呢。

色夫 是的……總編輯提到某些事情……我知道什麼——我只知道杏仁的香氣有時濃烈得像少婦在夏夜用的花邊手絹。

州次長 停停！現在我猜到了。是關於和美國人簽訂的合同，不是嗎，是關於銼子的專利……我懂啦。好，你的報紙已經委托你了——請吧，有事就請隨便談吧。按照目前狀況，我已經跟你的總編輯談過，告訴過他，假如報紙能在專論中加以評介，部長定會高興的……當然，要以一種同情的態度，不是嗎？這樣一來……匈牙利的指甲銼工業等，當然，假使你答應干，我會非常高